

傈僳族 LI-SU XŃ:

风俗歌集成

YE FO T. M MU: GW:



傈僳族风俗歌 集成

云南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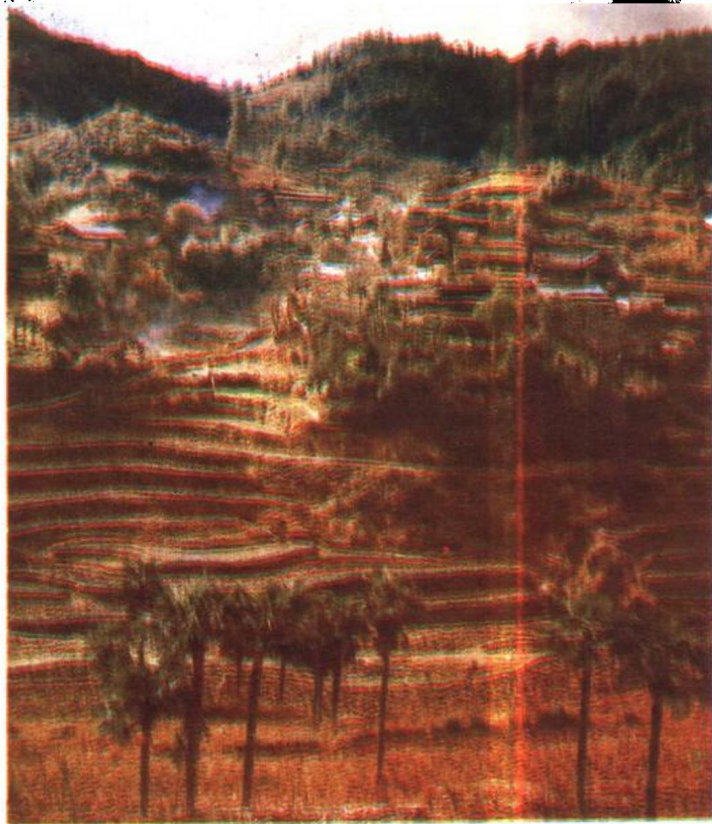
傈僳族风俗歌集成
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 编
保山地区民间文学集成小组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昆明西站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75 字数, 556千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ISBN7-5367-0107-1 定价: 3.60元
1.24



傈僳族山寨

LI- SU XŲ: 𑜋,

BŲ, 𑜁I: XŲ;GW: T. M LI- SU XŲ: 𑜋: LM: LV. 𑜋:

盛装的傈僳族姑娘



傈僳族猎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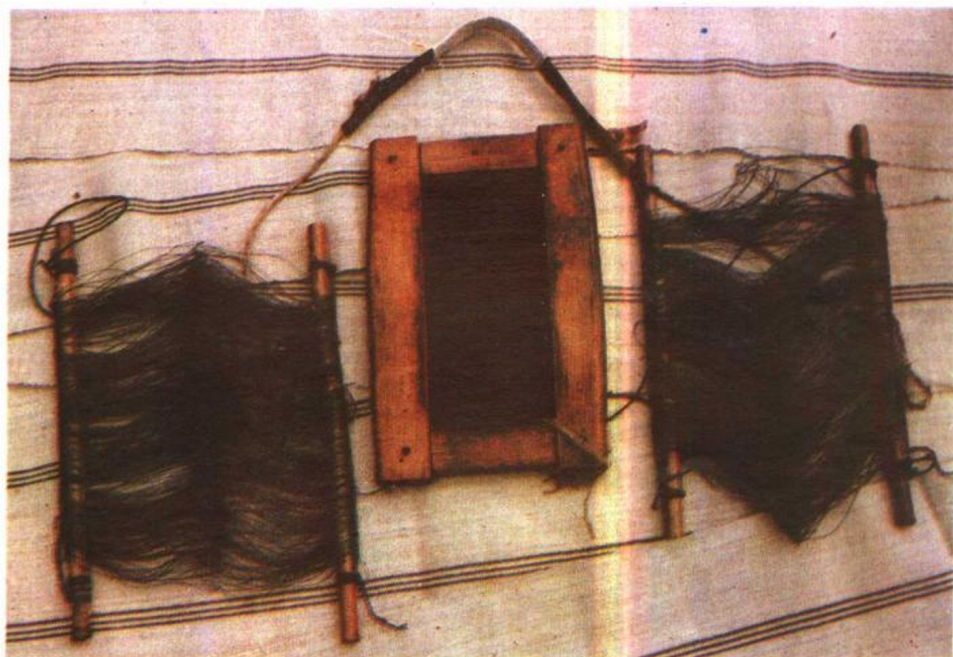
LI- SU XΩ : HW: HW.. SU.,
L:- S. LI : M RU., M T. LEO



猎获了一头豹子



HW: G; LV: RE: DU.,
狩猎工具



ZI: Y; ON: LV: RE: DU.,
织布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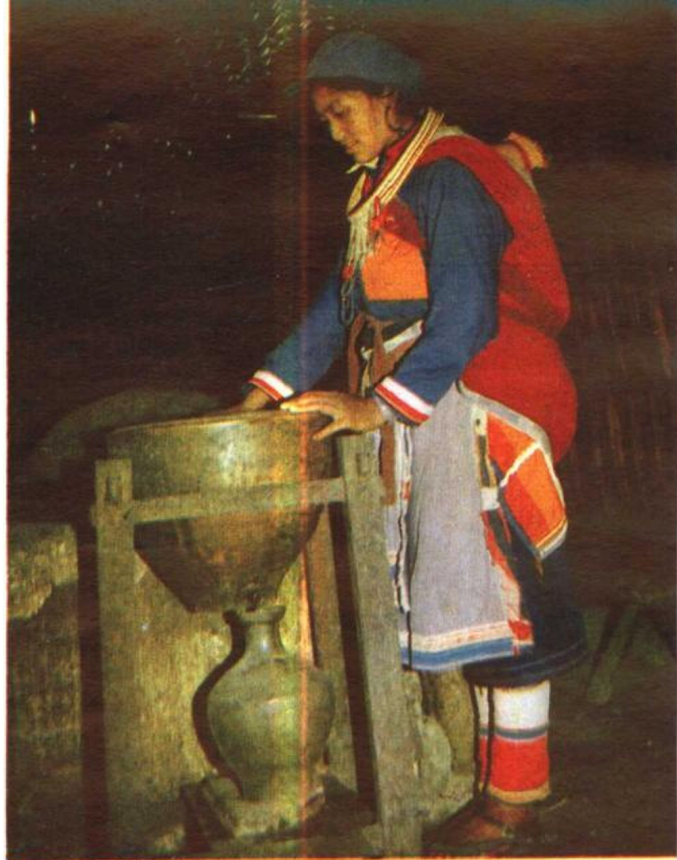
Y; ɔŋ:
织布



背背箩的傜族妇女

Y. L. U., M. V. NY, M. LI- SU XU: R: LM: R:

烤
酒



JU., PU.
JU., PU.: DO., PV, LV; XO, M



喝
同
心
酒



LV; XU..RU., GT: LV; XO., M
情人交换信物

出版说明

《傈僳族风俗歌集成》是云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之一。是按照中央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有关决定，由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保山地区民间文学集成小组共同编选的。

选编《傈僳族风俗歌集成》是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进行编辑工作的。对原作的主题、人物、情节和语言风格，没有任意扩充和随意删改，并没有用今人的思想去代替古人的思想，用当代知识分子的语言去代替劳动人民的语言，而是尽可能地保持民间文学的原貌，使其具有民间文学的多功能价值。

在此，我们希望广大读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分析这些民族民间文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文化。

编 者

FH73/11

傈僳族风俗歌集成编委会

主 编：余仁澍 李 兴（傈僳族）

副主编：黎爱蓉 胡应舒（傈僳族）

编 委：余世珍（傈僳族）

余广汉（傈僳族）

余祥生（傈僳族）

余国成（傈僳族）

张 楠

张 青

目 录 HW DU

前	言	MI; 1V; KW M X1;	(1)
例	言	TV..DU., X1;	(7)
1	打猎调	HW; HW; MU; GW;	(11)
2	找菜调	WO; HW..AO;	(93)
3	请工调	W; WU. MU; GW;	(181)
4	盖房调	VI; XY, MU, GW;	(229)
5	过年调	XO; XN; MU; GW;	(277)
6	串亲调	N1; X3; MU; GW;	(371)
7	生日调	JO VN VY; NYI MU; GW;	(467)
8	请媒调	ZI; MO HW MU; GW;	(491)
9	送嫁调	A. MI; fU Z; 1V; AU., AO;	(555)
10	娶亲调	X M1 fI MU; GW;	(587)
附	录	BO..DN; T..T.M	
“木刮”调	谱例一“MU; GW”BN., SV; TV AO(1)	(687)	
“木刮”调	谱例二“MU; GW”BN., SV; TV AO(2)	(688)	
后	记	K. NV. SI., KW BO T.M	(689)

前言

傈僳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跨境而居，国内外人口总数约一百万。我国境内的傈僳族约有五十万，主要居住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碧江、福贡、贡山、兰坪五县及丽江地区、保山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四川省的西昌、凉山也有傈僳族居住。

傈僳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从语言系属、地理分布、神话传说和风俗等方面考察，在古代，傈僳族与彝族属同一族源，系古代“乌蛮”的一支。公元七世纪以前，傈僳族的情况未见文献记载。最早的记载见于八世纪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第四：“栗栗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按茫应为耶），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十四世纪以后，有关文献和地方志中，关于傈僳族的记载逐渐增多。据《泰西云南图经志》卷四载：“有名栗栗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上述记载，对傈僳族的系属和狩猎采集的原始经济状况作了生动的描述。十五、六世纪间，丽江一带的傈僳族由于不堪木土司的苛待和歧视被迫迁徙，他们在头领“木必扒”带领下渡过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抵达怒江，以广大的怒江地区为据点，生息繁衍。十七至十九世纪，又有若干氏族往西迁至保山、德宏，有的在德宏越境，有的往南经过临沧到达缅甸和其它东南亚国家，形成现在这样跨境而居，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

本集成所编选的傈僳族风俗歌，主要是从保山傈僳族中采

录的。

保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博南古道的最西线段，是我国同缅甸陆上交通的要道。保山的龙陵、腾冲两县，国境线达一百八十一公里。分布在保山、昌宁、腾冲、龙陵四县境内的傈僳族有两万多人，他们主要居住在澜沧江以西、怒江峡谷地带及高黎贡山东西坡半山地带和原始森林之中。不少古老的山寨建在边境线的大山上。

据调查，保山地区的傈僳族是十七至十九世纪时，由于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以及狩猎采集的需要，陆续从怒江的福贡、泸水、碧江迁徙而来。截至解放前，他们同怒江州及其它地区的傈僳族一样，虽已进入相对定居的初期农耕阶段，但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工具简陋、生产水平低下，狩猎和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种植的作物主要有：粟米、高粱、小米、红米、包谷、苦荞、旱谷、洋芋、豆类、草烟、火麻及蔬菜等。

在服饰方面，保山地区傈僳族仍保持了传统的古老习俗，“好五色”，喜欢以蓝色或黑色为基调，配以夺目的红、黄、绿、白色布块和彩线花边为衣，并有彩绣的包头、围腰、腰带等多种饰物。

保山地区傈僳族中的口头文学相当丰富，特别是腾冲一带的边远山寨中，还传承着傈僳族先民所创造的极为古老的文化。这里，不仅有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谜语、寓言、谚语等多种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还有极富特色的长篇巨制的“大调”。所谓“大调”，是指用傈僳族传统曲调演唱的篇幅长大的韵文体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古朴，对仗工整，形式独特，是傈僳族群众特别珍视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本集成共收入“大调”十部。按一般习惯分类法，可称之为“长诗”或“长调”。不过，他们既不是史诗（尽管有的作

品中涉及到创世传说或英雄人物的业绩），又不是叙事诗（没有故事情节、没有特定人物），它们含抒情成份，却又不是抒情诗。这十部大调的内容多与民俗事象有关，演唱这些作品本身就是民俗的组成部份。我们参考了钟敬文先生歌谣分类法中关于“仪式歌”的提法“……指伴随着民间祈年庆节、贺喜攘灾、祭祖吊丧等仪式及日常迎亲送友等礼仪活动所吟唱的歌谣”，以及傅振伦先生的歌谣分类法之（甲）类第三种——习俗歌、周作人先生歌谣分类“六分法”中之（五）仪式歌，还有民间艺术集成分类中之“事情风物类”的分类，将这十部“大调”题名为风俗歌。

傈僳族风俗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囊括了傈僳族狩猎、采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生活，以及盖房、走亲戚、过年、过生日、婚嫁等极其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傈僳族的社会历史和民俗事象。这十部“大调”，可以说是以历史意识为主导线索的。过去，傈僳族没有文字记载的本民族典籍，有关傈僳族的历史、迁徙、重大历史事件、生产生活知识、传统习俗等等，全靠老一代的回忆，用唱调的方式一代代口头相传。傈僳族群众非常珍视这些韵文体的传统“大调”，把它看得十分神圣，当做本民族的宪章和道德规范，具有不可更改和替代的严肃性。这些大调一般都只在重大节日和祭祀等民俗活动中演唱，并非是随便什么场合都可以唱的。比如采录《串亲调》时，老歌手麻正仓慎重地杀鸡祭祀歌神并进行占卜，请求歌神的允许。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传统“大调”中蕴含着庄严的历史内容，唱它们是为了一代代传下去，并不是仅为娱乐，更不能随便唱给外人听。象《串亲调》这样的“大调”，被傈僳族群众看作寻找自己根底的依据。傈僳族在历史上是一个频繁迁徙的民族，亲友们常常在迁移途程中失散，因此，在基本定居后，他们常常花很多时间去串亲访友，有时倾寨出动到别的

寨子走亲戚。《串亲调》正是他们迁徙活动的历史产物，包含着僮僮族群众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感情。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僮僮族的口头文学与本民族历史的特殊关系，并从群众的历史意识中找到这种关系的深刻依据。

根据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僮僮族的神话不很发达，有一些独立神话，但没有形成体系神话。保山僮僮族传说中有九个最大的神，有的是创世的，有的是造人的，有的是造树种竹的。其它山神、猎神、岩神、河神、路神等多得不胜枚举。但这些神之间，尚未形成一定的神界关系，停留于早期的多神崇拜。他们的神话传说和诸多的原始宗教观念，常常融汇于传统的“大调”之中。正因如此，这十部“大调”对于研究僮僮族的口头文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以《过年调》为例，这是僮僮族过年时唱的“大调”。整个作品用人和神灵对话的方式演唱，气氛庄严而又热烈。它细致描绘了僮僮人如何在过年的时候聚集一起虔诚等候祖先神灵的降临。他们反复祈祷，请求神灵带给僮僮人不死的神药、不老的灵药，带来打猎、采集的运气，种庄稼、养牲畜的福气。神灵终于从太阳升起的东方走来了，头上顶着早晨，肩上扛着夜晚。他告诉僮僮人，不老不死的神药本来是有的，但给太阳月亮拿走了，因此，太阳、月亮才是永恒照耀的。僮僮人只有天不亮就起床，早早地跟着鸡脚出门，辛勤狩猎耕种，福气才会降临到人们的头上。这个古老的长歌，相当生动地概括了僮僮先民对天人关系、生与死、命运与现实等一系列关系的认识，它所显示的宇宙、太阳、月亮、早晨、夜晚、神界、人类，构成了一个十分圣洁、壮观的史诗般的境界。这样的口头文学作品，对于研究原始文化、原始意识、心理和民俗，都具有重要价值。

在编选本集成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尊重兄弟民族群众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感情，不随意更改这些传统“大调”的内

容。同时，在形式上也注意尊重傈僳族口头文学的表现特点和个性。每一个民族的口头文学艺术，都有它自己的风格，无形中构成一种独特的气质和概貌。它是一个民族生活状况、心理状况、审美情感和思维方式等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又是由作品的不同内容，不同形态和不同特点(包括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反映出来的。傈僳族传统“大调”，不仅在内容上直接反映了本民族生活的特点和历史内容，形式上也具有极其鲜明的色彩。比如整部“大调”都用领唱和合唱形式以严格的对仗组成，对于傈僳族群众来说，由于世代传承，约定俗成，掌握它们并不困难。在傈僳族村寨中，一般成年人连讲话也常使用成双配对的词汇和对仗的句子，但采录这些“大调”并写定它们，再翻译成通顺的对仗工整的汉语诗句，并非易事。为了对傈僳族的传统文化负责，科学地记录并真实可靠地传达这些古老作品的内容，保山地区文化局、民委和集成办公室在省集成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从一九八五年二月开始，先后调集了八位傈僳族歌手和翻译参与集成的编选工作，其工作层次是：

一、深入傈僳族村寨，请本民族有影响的著名歌手演唱，进行现场录音；

二、将录音资料一句句用傈僳文原样记录下来，写成傈僳文的原始资料本；

三、对傈僳文的资料本进行文字校正，使之成为可以据此演唱的傈僳文本；

四、由汉族同志与傈僳族同志配合，依据校正好的傈僳文本进行直译，成为最原始的汉傈文对照本。这个对照本，仅将傈僳文的每一个词汇直译为相对的汉文词汇，还没有形成通顺的汉文诗句；

五、由汉族同志与傈僳族同志配合，依据直译，将傈僳文